



海壁红梅

405

## 河 畔 红 梅

百花文学丛刊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文革委发行

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书号：10094·106 定价：0.74元

東坡居士  
蘇東坡

## 目 录

### 小 说

- |       |          |
|-------|----------|
| 车过青山  | 徐练民(1)   |
| 河畔红梅  | 李凤杰(30)  |
| 决 裂   | 李兴禄(56)  |
| 河东五队  | 邹志安(93)  |
| 早晨的太阳 | 韩 起(160) |
| 东风唤雨  | 范西成(209) |

### 散 文

- |        |          |
|--------|----------|
| 洒满阳光的路 | 李淑珍(241) |
| 沸腾的山沟  | 赵 熙(252) |
| 红花礼赞   | 章颖哲(272) |
| 松涛澎湃   | 尤永杰(276) |
| 家      | 韩贵新(291) |

### 诗

- |        |          |
|--------|----------|
| 心中的天安门 | 徐剑铭(310) |
|--------|----------|

- 我们是能文能武的闯将 ..... 王慎行(316)  
样板戏给咱树榜样 ..... 邹文波(319)  
广阔天地大步走 ..... 程海(321)  
夜晚，我们巡逻 ..... 窦树发(324)  
好啊，农民墙头画 ..... 雄正明(327)  
农民女画家 ..... 李增宪(329)  
画的山乡 ..... 牧翠(331)  
动力·齿轮·螺丝钉 ..... 张郁(333)  
“我是一个兵” ..... 时永福(337)  
又来“响水台” ..... 贾平凹(340)

### 鲁迅作品研究

- 学习鲁迅批孔反儒的历史经验  
——鲁迅作品学习札记 ..... 高信(347)

### 文艺评论

- 新人的颂歌  
——读《接班以后》 ..... 费秉勋(361)

### 历史故事

- 刘邦 ..... 吴左(371)



## 车过青山

乘警 徐练民

—

经过一场山雨的冲刷，绵延巍峨的秦岭山脉显得格外青翠。

“呜——”汽笛声在山谷中回荡。一列墨绿色的客车披着万道霞光，风驰电掣般地驶进青山车站。

列车刚停稳，从列车上下来了一位年轻姑娘：中等个儿，穿一身合体的蓝铁路制服；红扑扑的脸盘上一对浓眉大眼。显得干练、利索。只见她肩头斜搭一条白台布，扛着只大竹篮，里边严严实实地塞了几十盒大米饭，轻快地向列车前部走去。

她就是古蓉八组代理列车长丁秀。今天是上任后的第一次出乘。此刻，她正在抓紧到站停车的瞬间，为列车前部的旅客送饭。

车站助理值班员疾步走来，他举起手里的绿红信号旗，拦住丁秀着急地问：

“服务员同志，你们列车长在哪里？”

丁秀双手一使劲，将大饭篮挪下肩头，轻轻地放在地上，拉下肩上的台布盖在篮子上，笑盈盈地说：

“我就是！有事儿吗？”

车站助理值班员这才发现面前这个年轻姑娘的左臂上，佩戴着一只绿色的菱形臂章，上边写着三个金黄色的字：“列车长”。他有几分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车长！这是调度的命令！”

说罢他拿出一张巴掌大的纸条递给丁秀，说了一声“再见！”转身向车站值班室走去。

丁秀把那张“调度命令”展开：

“交一八九次列车长：

××区段因自然灾害中断，特决定一八九次列车停放在青山站待命……”

年轻的列车长心中微微一震。随即，她的两只眼睛不由得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这个仅有几间房子两股道的小车站，座落在大青山的半腰。顺铁道朝前看，机车就停在山洞口；向后看，车尾刚刚出山洞。左边紧靠突兀峥嵘的山峰；右边离铁道几米远就是云雾沉沉的大

青沟。沟对面又是连绵不断的群山。

列车若长时间地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她预感到情况的严重，陷入沉思之中。

第一次走上领导岗位的丁秀，在即将到来的困难面前，没有埋怨什么。倒象个面对错综复杂战局的指挥员一样，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她清楚地认识到：上任后的第一次出乘，有多少双眼睛在望着自己啊！这些目光里又寄托着多少信任，期待和希望啊！

片刻的沉思之后，她毅然地将沉重的饭篮扛上肩头，大步向前走去……

## 二

跟随本次列车的添乘指导车长李致敏是个说话、办事都非常认真的精细人。他穿一身整洁的蓝华达呢铁路制服，走路时总爱把双手背在身后。他那长方形的脸盘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瘦高的鼻梁给人以十分严肃的感觉。此刻，他下车来站在铁道旁的一块大石头上，用眼光扫视着这里的山山水水。

这一切，是多么的熟悉啊！当年他还在筑路工作队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鹿不走，鹰不栖”的大石崖。硬是叫他所在的那个突击队“千锤百钎一个眼，炮上加炮啃大山”地“啃”出这个车站来。全线通车以后，他

被调到列车段当列车员，后来又当了列车长。虽然来来往往经常打这儿过，却很少有机会在这儿停下来仔细看看。……哦！那片葱绿色的林海，不就是十几年前自己和战友们栽下的小树苗吗？今日个自己若不是担任添乘指导车长这个角色的话，真想攀到当年打过炮眼的石崖上去，观赏一下当年的战地风光……

忽然，他又有几分不安。因为列车停在这样一个小站待命，将会给车上成千名旅客和乘务工作带来许多困难。特别令他担心的是这列火车的车头是个……

他想起了丁秀……

刚才，丁秀带着“调度命令”来找李致敏汇报情况。临走时她说：“环境对我们很不利，困难一定不会少，咱们得多准备几手，你看还有什么好办法？多给咱出点主意。”

李致敏抬起眼皮瞥了一眼四周的群山和长龙似的列车，又看了看面前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列车长，心中充满了不安。许久，他摇了摇头，慢腾腾地说：“有什么好办法？等着吧！盼它早点开通。”

丁秀对这种回答很不满意，她嘴皮动了一动，没有吭声，朝车厢走去。

其实，在李致敏看来，他那句话并没有说错。但愿如此。

可是，事不遂愿。一小时，两小时……整整的一夜过去了，前方线路还未开通。这时，各车厢的水位标急

速下降，旅客的餐茶用水已经出现了紧张局面。面对这种情况，李致敏十分焦急。他到车站值班室去探听消息，来回跑了多少趟？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每次都很失望。列车到底在这儿还要停多久？旅客的餐茶用水到底如何解决？这个初次代理列车长的小姑娘能支撑得住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就象一只只无形的手，一直摇拽着他的心……

年轻的列车长丁秀自停车以来，一头扎进车厢里，又倒水，又送饭。还不时地解答着旅客提出的各种问题。为了安定群众的情绪，她还亲自编了个广播词儿，让广播员广播了几遍。她那股乐观的情绪，给旅客们带来了安慰。尤其是那些没出过门的老大爷，老大娘，本来一遇困难就容易想这想那，但看见这位年轻的列车长那股子乐观的殷勤劲儿，心里也就感到踏实得多了。

忙乎了一阵子，她又再次到各个车厢去检查储水情况。虽然她在停车后不久便采取了紧急措施：发动各车厢的乘务员和旅客节约用水。但随着停车时间的逐渐延长，绝大部分车厢的水位标都已经降到“底”了。硬席车厢里的几个茶炉已经完全干枯。这时，车厢里的秩序有点混乱。她在三号车厢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子向妈妈要水喝，坐在侧旁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把自己随身所带的行军水壶翻了个底朝天，才倒了半杯水，顺手递给那位孩子的母亲。

“谢谢！同志！”孩子的妈妈感激地说。

“不用不用！”解放军战士对答着。

但是，这位孩子的妈妈又把它倒出一半，送给了另一个带孩子的妇女：

“留着吧！给孩子喝！”

“谢谢你，同志！”

“不用谢啦！”

年轻的列车长看到这些，心中又是激动，又是不安。

她决定去车站值班室问一下情况，然后再想办法。

“站长！咱们列车在这儿还得撂多长时间？”丁秀问刚刚打完电话的值班站长。

“前方受灾区段正在抓紧时间抢修，现在还未开通。时间暂时不定！”值班站长放下手中的电话听筒，回答着说。

“咱们车站附近有没有水源？”

“没有，车长同志！”站长抱歉地说，“我们站上工作人员吃的水还是靠前方站用水罐车送呢！”他下意识地端起桌子上那只暖水瓶摇了摇，轻飘飘的，里边一点响声也没有。

水，是多么紧张，多么急需啊！

“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快地解决缺水的困难，保证旅客的餐茶供应。”丁秀走出车站值班室，心中暗暗地想。

可是，处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之中，怎样才能解

决缺水的问题呢？

初夏的太阳，照在人身上火辣辣地。老天却偏偏象憋住气了一样，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实在有些闷热。

地上听不到虫儿的叫声，天空看不见小鸟飞翔。它们大概是为了躲避这闷热的天气而藏起来了吧！唯有一只雄鹰在空中盘旋。

忽然，那只雄鹰从丁秀眼前一闪而过，直向右前方的深谷插去，最后栖在离沟底不远的一棵高得特别显眼的大桉树上。

“大桉树！”丁秀心头一动：“从它那儿再朝沟底斜五、六里路下去，不就有一口清泉吗？”

她瞪大眼睛，极力想找出一点有关清泉的标记来……

“不会错！”她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三个月前自己为了救那个受伤的老太太，在这里漏乘过，记得送她回家的途中，不正是从那棵大桉树下经过的吗？而在远处那隐隐可见的白石崖下边，就有一口清泉。当时，她还喝了两捧泉水呢！

“水”的线索在丁秀的脑海里激起了一线希望。她禁不住心中一阵喜欢。

但是，她马上又冷静下来。她想道：“水，在山下；车，在山上。山高路远，又缺乏运水工具……”

“怎么办？”她眼巴巴地望着山下那片白石崖发愣。

尽管困难很多，但这位烈士的后代，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的锤炼，在她的心胸里，只有一往无前的信念。

此时，她想起了自己的师傅——原任老列车长王德合。就是这位老工人出身的车长，亲手带出了丁秀这个徒弟，并介绍丁秀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出发前，当丁秀第一次佩挂上“列车长”臂章的时候，老车长特意赶到车站送她。他一见丁秀就乐呵呵地问道：

“怎么样？小丁！”

丁秀有意识地斜过身子站在老车长的左前方，把左臂上那只绿色菱形臂章背着老车长，有几分腼腆地说：

“有人说‘指望这台小机头，恐怕拉不动一列车。’”

“那你是个啥想法？”老车长问道。

丁秀果敢地抬起头，满怀信心地说：

“我偏要拉拉看！”

“好！”老车长眉毛一扬，高兴地说：

“就要有这个劲头，才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听了老车长的表扬，丁秀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梢。她低着头，喃喃地恳求着说：

“可我的经验太少，你……最好再跟我走一趟，指点指点……”

“不怕，不怕！”老车长摇着粗大的手，带着笑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经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不怕经验少，就怕志气短。记住：有事同群众商量，就什么问题也可以解决！”

想到这里，她心里豁然开朗。好似面前的青山已经挪开，一股清泉在奔流……

“对呀！办法在他们手里！”她不由得高兴地说出声来……

### 三

李致敏的心情象火烧一样的焦急。此刻，在他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必须立即给调度打电话，申请上级急速派车从后方站送水来。

他打定主意，决定立即去车站值班室。但他刚一回过头来，便一眼瞅见丁秀拉着五、六个乘务员，车站助理值班员，另外还有几个旅客，站在行李车厢旁边；面对大青沟，正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说些什么。

看到这些，他的眉毛拧成了一疙瘩，心里凉了半截子。迈出去的脚步又缩了回来。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这……都到啥时候了，她还……有这份闲心思。唉。”

在李致敏脑海里，面前这列停放着的客车，仿佛又在飞速疾驰……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春天，他第一次来古蓉八组添乘……

李致敏正在车班乘务碰头会上讲话：

“我们的服务工作要正规化，搞那些规章上没有讲过的额外服务项目，例如代售汽车联运票啦，代售报刊啦……等等，只能分散精力，造成乘务工作的忙乱。再说，我们搞那么多的服务项目，别的服务部门干什么吃呀？”

会上没有人吭声。他干咳嗽了一声，正准备继续讲下去。不料一个扎着两只羊角小辫的小列车员‘唰’的一声站起来说：

“你这种说法不对，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是为旅客服务的。我们要坚决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搞好服务工作。但决不能把规章制度做为束缚群众手脚的绳索。为人民服务还分什么‘额外’，‘额内’吗？请你从思想上深刻地检查一下，看你这种说法的路线对头不对头？希望你不要穿新鞋走老路。”

列车长王德合第一个站起来表示赞成。在他的带动下，大家都说丁秀讲的对。

在这次会议上，李致敏被弄得非常难堪。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小列车员的名字叫丁秀。

三个月前，丁秀经老车长介绍加入党组织。但她在入党后的第一次出乘途中，竟然在青山车站无故漏乘。乘务员漏乘，在古蓉八组这个先进车班是从来未有过的事情。在自己当指导车长的时候，这问题出在一个新党员身上，这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前几天，老车长居然提议让丁秀担任古蓉八组列车长。李致敏和老车长在一起分分合合地工作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红过脸。这一回，他再也不能让步了。他坚决反对把丁秀这个不知“三丈高、两丈低”的年轻姑娘放在“报纸上有名，电台上有声”的古蓉八组当列车长。如果这样，这个多年来的老先进车组就有垮下去的危险。

可是，党委却否定了他的意见。许多同志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特别是老车长王德合竟明确地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这也是一场灭资兴无的革命……”这一字字，一句句，铿锵锵锵，就好似一把把铁锤敲在他的心头上，使他震动很大。他也曾自己问自己：“我真的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吗？”

“不！”他固执地否认着：“这是我应该坚持的意见，也是我应尽的职责！”

可不是吗？李致敏是全列车段有名的精细人。长期的客运工作，使他养成了一种“认真，负责，谨慎，细致”的工作作风。在他看来，调一个人，办一件事，甚至说一句话都要符合八个字的原则，一丝不苟。工作不负责任，那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他决心要找段党委刘书记谈谈，建议把丁秀再考验一个时期看看。可事不凑巧，刘书记前几天到别的线路添乘去了。偏偏乘务室主任又把任命丁秀为古蓉八组列车长的“任职命令”交给了

他，要通过他正式下达给丁秀。他接过这张“任职命令”书，放在手中掂了又掂，打量了又打量。当他再次回想起丁秀那副毛手毛脚的“疯”模样时，他下了决心：“任命一个列车长，怎能这么轻而易举呢！还是等刘书记回来再说吧！”

他把那张“任职命令”装进手提包，然后用电话通知老车长：让丁秀先代理车长，任职的事以后再说！

吉蓉八组出乘的那天，他辞掉了兄弟线路邀请他参加的座谈会，来到列车上，决定要跟着丁秀走一趟。他倒要看看，丁秀这根嫩竹扁担，能不能挑起千斤担。

果然不出所料。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丁秀这个丫头车长竟然领着几个乘务员在这儿潇洒自若地指山望水，欣赏起风景来了。唉！让这黄毛丫头代理车长，真是唱不完的“悔不该”。

“不行！我找她去！”李致敏一转念想到：“先不讲你能不能当车长，就说你这个共产党员，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你的模范作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哼！你倒消闲！”

他拔腿朝行李车走去。

#### 四

丁秀不在行李车，李致敏转身向列车长办公处走去。